

抹去重来 艺海行舟——钟涵的艺术人生

■赵雨桐

近日,“抹去重来六十年——钟涵艺术研究展”在北京画院美术馆面向公众开放。从油画、草稿、手稿等多方面进行展示和研究,生动而全面地重温钟涵的艺术之路。

钟涵于1929年出生在江西萍乡。中学时期便展露出对艺术的兴趣,受美术老师影响,开始习摹绘。丰子恺的《西洋名画巡礼》是钟涵在少年时的美术启蒙。“那里面介绍了米勒,而米勒画中劳动者身后的黄昏之光至今还总是在我的眼前闪亮。”

1946年,17岁的钟涵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,受教于梁思成、林徽因、李宗津等先生,在社团活动中也曾得到过李桦先生的指导。在这一时期,他初步接触了油画创作,并结识了艾中信等老师。新中国成立后,油画因其色彩浓郁、视觉冲击力强等特征,成为展现时代特色的重要表现方式,革命历史题材也成为油画家艺术探索的开端与重要创作方向。

1955年,钟涵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,受教于艾中信、李斛、韦启美、董希文、靳之林、吴作人、梁玉龙、王式廓等先生。作为新中国美术教育体系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油画家,钟涵受到美术大环境的影响,也不断回顾年少时所受的感染与教育,让他走上写实油画的道路。他在毕业创作中以毛主席初到陕北这一历史事件为题材创作了油画《北国风光》。“当我们想见前人那逐渐远去的依稀身影时,当会记住他们艰难的足迹踏过之路的意义。”钟涵真切地体会到了革命历史的壮烈坚毅与新时代的美好生活,这也激发了



钟涵 望中犹记 晚潮明处 170×340cm 布面油画 2010-2020年 北京画院藏

艺术家描绘革命先辈的激情,抒发胸中的爱国热情。

1960年,钟涵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师,协助筹备油画研究班,入班为学员兼秘书,受教于王式廓、罗工柳、林岗等先生,并于1963年毕业。这次的毕业作品,他创作了《延河边上》,并于1999年重新绘制了一版。钟涵在创作《延河边上》时,对中心人物的位置和角度进行了多次尝试,力求达到最和谐的画面效果。

20世纪50年代,作为学生的钟涵曾参与三门峡的建设。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,他也曾多次至黄河写生。黄河不仅是他的艺术母题,多年来在黄河边见到的人与事也和他有着极深的情感连接。黝黑的纤夫、奔腾的河水、火热的号子……这些形象也贯穿于钟涵的艺术创作中。他感动于黄河船工的坚韧,曾说:“黄河船工有一种寓

意性,在我看来,粗重的体力劳动如同民族的脊梁一样,曾经支撑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工业化基础,其灿烂至今如同昨日夕阳下的晚潮。”

北京画院院藏的《望中犹记 晚潮明处》,此系列最初的作品名为《纤夫·晚潮》,创作于1983年。钟涵于2006年创作了改绘本。本次展出的是钟涵自2010年直至去世前几年都在坚持重绘的最后一版作品。历经多年,钟涵始终对该系列作品有着情感上的偏好,画面中也流露出人文温情,反复修改与涂抹也展现出艺术家在不同时间、不同心境下对艺术的表达。

钟涵对艺术始终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,他创作题材丰富、风格多样,也始终在为油画本土化而努力。1980年,他赴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进修,此后多年也陆续赴欧洲访问。在国外访学的经历,

让他对“室内画派”生起兴趣,于是将创作目光投向室内空间,包括描绘央美教师群体的油画《暖冬》、以艺术家自己的画室为描绘对象的《斗室光瀑》等。这系列作品一方面带着西方的绘画流派技巧,另一方面又有着中国文人含蓄隽永的内涵,方寸之间有着大境界。

他除了对当下题材的关注,也有对历史文明的回顾。在其创作中,有一个系列是以古代碑刻文字入画的作品,包括北京画院院藏的《碑林》《厚土与轻羽》,以及私人藏《白鹤梁》等。此类作品源于他在西安考察时所得的灵感,也源于幼时父亲曾在门口写过的石刻横匾烙下的印痕。碑刻中流传的文字与历史让艺术家视前人而思今日,也成为了钟涵艺术中的重要取材。

作为“学者型艺术家”的代表,钟涵在文、史、哲等方面的修养颇深,除绘画外,在学理方面也笔耕不辍。他的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总是相伴而行,既有思维的深度,也有精神的广度。在数十年的研究与教学实践中,他对中、西方油画都做了系统、深入的梳理与研究,这些理论文字对当下仍有学科建设意义与研究价值。

艺术之旅,文化之旅,人生之旅。1995年,步入暮年的钟涵写道:“画是人生无尽的修养过程,又是精神之寄托;既是自己的价值的实现,又是对社会文明所添加的努力。好比行舟一样,你发动它,它载你和所有的负载前行。所以我觉得老而不疲很值。”

(作者就职于北京画院)

楠溪江水悠悠

■黄阿忠

浙江永嘉有条楠溪江,这个名字充满了古意,站在江边高坡四处眺望,在诗情画意中遐想古往今来的文人轶事。也许命名那条江的人早有预先的设定,让后来的人从它的字面看到诗性的韵味;也可以进一步在它的流经之处看到自然的灵性。

楠溪江在永嘉的那些山头中流出,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成,也许这是楠溪江的源头。我没有必要去考证、追源,只是想这条江围着山,山依着水构成的那一道道风景,能使人怡心安静,并能够在那里走走、看看、写生、采风就可以了。

楠溪江在山脚缓缓而流,不知道弯过了多少湾。它所构成的山路,这一边是山壁,或是石块的堆垒,石缝中稀稀疏疏长满不知名的野草,偶尔还有星星点点的红花、黄花;或是土坡直立,杂树芜植形成灌木状,与绿油油的翠竹组合,构筑了夏的况味。那一边是溪流,由高往低处流淌,在石头的缝隙中穿过,时而冲激大滚石,发出哗哗的流水声,溅起白色的浪花;时而又会遇到一段平坦,水面宽阔起来,风吹起水波追逐流水,发出潺潺之水流声,成了自然中的背景音乐,在山石间飘荡。

解读楠溪江那蜿蜒的溪流中印满了的文字密码,溪水流出了五言、七言的句子,泉涧读出了永嘉的山水。忽然想起永嘉太守谢灵运,那条楠溪江给了他山水诗的灵魂。那悠长的流水、毛竹搭建的凉亭、

山间砖砌的佛塔,以及绿翠的山色、蓬勃生长的竹林,滋养了他的诗性。

楠溪江流经的若是低洼地带,永嘉人便称之为“坑”,比如龙潭坑、芙蓉坑、茶园坑、张溪林坑等等。岩坦镇黄南乡之林坑,是永嘉楠溪江最为典型的风景。

黄南乡林坑在省道一侧,公路那边是楠溪江,江边有一组已经败落的老宅,有几幢还零星住着一些看守的人。那些老房子像是一出大戏的序幕,拉开了林坑的故事。

过牌坊即入林坑,溪边立一大石,上面刻有“林坑”两字,显然都是新补的,字写得一般,但是为了旅游,竖一石刻红字作为景点,让大家拍拍照也很有必要。过大石后渐入佳境,溪流声哗哗,仿佛是欢迎大家的掌声。溪水好像从三面汇聚,溪边又有了房舍,沿山坡上叠加成各种变化,成了不可多得而有特色的风景。“坑”底大石、小石看似乱叠一气,却是自然而成疏密有了审美;溪水清澈有迴流,上有木质廊桥,桥栏设有美人靠,其实什么人都可以去坐靠休息,只是美人坐上更有情调。

若是天下雨,杂树密翳、云雾缭绕,檐口听雨;山峦起伏、闲云潭影,廊桥观泉,林坑的风景妙不可言。最是艳阳金秋,门上挂辣椒,檐下悬玉米,家家簸箕铺上各种颜色,林坑晒秋更是一道引人观望的风景。

我想,全国各地风景的发现、开发、宣



黄阿忠 楠溪江山水 33×33cm 中国画 2024年

传,都离不开画家、摄影师、诗人、作家。周庄是画家画了那里的“双桥”,并成为“国礼”而红火起来的;平遥古城是因为世界摄影师以此为题材竞赛,而引起世界关注;福建霞浦成了摄影师的天堂,而带动了旅游,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也是画家发现;虽说永嘉历史悠久,但是黄南乡的林坑,包括那里的晒秋,也是画家发现,和摄影师推广的。

“风景独好”的地方都是画家、摄影师发现的。然而因为一个地方的“装修”、“化妆”用力过猛,使之失去原汁原味,变成同质化的“众好”,不免为之惋惜。都说江山如画,而实际上是画不如江山,自然的气息、自然的韵味,是画家难以求得的。

(作者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